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 所犯錯誤的批評（草稿）

這是個意見做爲大家會議上討論的，這僅是初步的意見，這個意見是經過三次座談會和自己研究寫成的，請大家提意見指正。

芝明九月二十五日

目 錄

- (一)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
其思想本質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一
- (二) 要把小資產階級引回進步；而不能引向落後。我們團結非黨作家的態度……………四
- (三)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蕭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九
- (四) 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原始獸性的個人主義……………一二
- (五) 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反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的學說……………三二
- (六) 狹隘的民族主義……………三八
- (七) 關於文藝批評與文學問題……………四三

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草稿

(一)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是嚴重的原則性的；
其思想本質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

在最近生活報展開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我認爲基本上是正確而必要的，而蕭軍及其文化報所持的觀點、立場、方法，是基本上錯誤的。至於文化報所起的作用則是具有嚴重危險性與毒害的。

這個鬥爭，不是如蕭軍所說的是「假公濟私」，是「踏倒蕭軍」，是「焚毀自己所不高興的人和物，妄想着一統天下稱霸稱尊」，而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鬥爭。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是原則上的錯誤，是一系列的錯誤，其思想性質是墮落的、腐蝕的、反動的。只要我們翻閱一下文化報，（到目前爲止已出版六十期，五日刊，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四日創刊）便到處可以看到對人民，對解放區，對共產黨的攻擊、謾罵、侮辱、諷刺、毒害。例如一篇

極惡毒的諷刺——「新年獻辭」（文化報八期）文體是採用文言，作者名叫秀才，編者按爲「該稿因其文體腐臭本擬不登，惟察其內容，尙間有可取者，祇好忍痛刊出，聊備一格……」

在獻辭之末，則署作於「三家村」，全篇獻辭共七項，其最後一項則羅列一百二十四個主義；如輕視文化工作者主義，欺上瞞下主義，今天天氣哈哈主義，私人路綫首長路綫主義，猴子與鸚鵡式的模仿主義……這就是做爲朋友的蕭軍，在新年，抬着棺材穿着死人衣裳，給人民、共產黨所獻的「祝辭」！

在這篇「獻辭」裡，除了聲討與中傷共產黨以一百二十四個「主義」而外，是沒有什麼好意的！對於解放區的社會和人民，則描寫爲陰險、欺詐、偷竊、下流，這兒引一段文化報題爲「哈爾濱的早市一瞥」做爲解放區的社會背景，給大家看看吧！

「正在人聲嘈雜的時候，突然起了更大的騷亂，有人在喊着：

「抓住呀，別讓小偷跑了！」

「媽的，你也敢偷上老子來了！」

「一個胖大的漢子，一把把一個瘦弱的、有十五六歲的、生滿頭瘡的孩子抓住，氣洶洶地噪罵

着：

「你奶奶的，你敢掏你祖宗的兜兒！」

那胖大漢子巨大的手掌，立刻把那個孩子兩頬抽打得紅腫了，那孩子跪在地上：

「老爹啊！你兒子你孫子再不敢掏你兜了！」

人們好奇地圍了一大圈，那胖大漢子，把被掏去的錢，又一張張數了數，然後罵罵咧咧地走出人圈去了。圍着的人，也立刻散去了。跪着的孩子，也站起來悄悄地溜走了。」（文化報三十四期）

作者並由此得出結論：『上邊已經說過了，跑小市的人們，除了絕大多數是無業游民，有些是六老闆，也有一些闊氣的少奶奶，燙髮革履，穿着肉色的絲襪，臂上掛着幾件衣服，在人叢中兜賣着。他們和她們還會了一種暗號，就是在雙方論價時，把對方的手指在衣服底下一捏，就知道價錢多少，使第三者莫明其妙。早市雖然能使金融物資流通，解決一些人們的燃眉之急，但它也正包藏着一些罪惡。』（同上）

這些請大家想想，把解放區描寫得像個什麼樣子啊！肅軍在其『一間樓隨筆』中，把解放區社會又稱爲『混』的社會，過去是妓女混事的，洋奴混事的，衙門混事的，學堂混事的社會……現在是混革命的社會，依肅軍看來，只是現在『混的方法與方式』改變了，依肅軍判斷，『還想要繼續混下去的趨勢』，這使他『悲哀』，這是多麼惡毒的中傷啊！！

肅軍所寫的還有更甚的，他仇視共產黨的領導，他把共產黨的領導比做『丑角當權』，他認爲共產黨裡『真正的丑角是穿上戲袍，善良的人反却充了丑角，共產黨儘讓那些『丑角當權』，使有血有肉的人，都成了被談談笑笑隨便凌辱的屍體，台下的人都看得大拍其手，可是觀衆的口趨逃避現實、神經的口趨堅硬，並不是無稽之談了。』（五一期丑角雜談）

在這些『丑角』的統治下，『祇求機械的統一』結果民的積極性的人格，民的積極性的創造精神……被蔑視了，甚而被殺死了。（四五期政教泛談），於是肅軍就憤慨的說道：『凡是迷戀於這種

統一哲學的人，沒有一個是真正統一過的，遠的皇帝方面如秦始皇』（同上）

蕭軍用這種惡毒的諷刺謾罵着說：『共產黨搞的太不像了』，（??）『好人不敢抬頭』（??）『人云亦云』（??）『隨風唱影』（??）『要把人們弄得發瘋啦』（?）『解放區弄得像個機械了啊』（??）『解放區的人民要弄成個機械人了啊』（??）

蕭軍自以為在他眼中的共產黨是如此『霸道』，於是他出而『中流砥柱』，告訴知識份子說：如果你們在朝，就要『正色立朝，砥礪名節』（就是說要實行抵抗主義），如果你們在野，就要『躬耕自給，讀書教子』（就是說要來個消極的不合作主義）

這是够多癩刻毒的啊！！這已經不是朋友的諍言，而是毒箭射擊了。

蕭軍的思想發展到最近，是更加墮落了，更加腐臭了，而且走到了反動的地步了。這就是他在文化報五三期上所發表的『各色帝國主義』的理論，和『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反蘇濫調，以及他的『撫今追昔錄』中的『黃豆相煎』的反對革命戰爭言論。往後的幾期，他的反蘇，反對革命戰爭的情緒和思想是繼續的發展着。

蕭軍的思想是瀕臨於危險的境地上了。

（二）要把小資產階級引向進步；而不能是引向落後。

我們團結非黨作家的態度。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不僅是一般的思想上的錯誤，而且是作爲一個非黨革命作家說是破壞了人民和黨的在目前所執行的文化政策，而蕭軍又是曲解黨關於非黨作家的政策，我們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乃是衛護馬列主義原則和毛澤東思想，而不被假借、歪曲、毒害。

我們對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只是因爲蕭軍及其文化報犯了錯誤，把小資產階級教導得不對頭，把小資產階級往泥坑裏引，往落後引，往反對共產黨，反對蘇聯，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方面引。蕭軍最得意的『創造理論』之一，就是他的對於小資產階級改造的理論，現引他一段話於下：『文化報編輯的方針，就是選擇了改良性的方法與步驟，首先是選定了對象，而後就這個對象思想與感情的狀態，所喜愛的形式……投而好之，接而引之，使他們不覺不出的說出自己的真心話……』（五八期）

這個理論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改造方法，是要經過思想改造的，也是要經過思想鬥爭的，就是說要經過思想上的革命的方法與步驟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和人民的結合，尤其是要與工農結合是要經過一番痛苦的磨鍊的過程，他們的進步不是採取改良的，而更不是蕭軍的方針。從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所有內容上看，是投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方面的所好，是接小資產階級落後方面而引伸了，發展了，我們並沒看到一點『無勉強，無造作，愉快，高興地蛻盡了自己的爛皮爛肉，健康地一步一步走向革命的大花園裏來』的進步情況，相反的，是日益沒落，以至沒落到把小資產階級引到反蘇、反人民，反共的方向去。

蕭軍不是改造小資產階級，是害了小資產階級。蕭軍才是『政治上的庸人』！！

蕭軍是認爲小資產階級的改造，不要激烈的內心的以及思想的激烈鬥爭的，他認爲小資產階級思

想是可自然而然的改造過來的，我們自己就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我們是經過若干次的曲折和堅忍的鬥爭，才逐漸的與人民結合，走上革命的。

蕭軍就特別強調這一點，認為這就是『機械的統一』，『青一色的大掃除』，蕭軍所講的『在未治病之前，先要察病，而後才能下藥』，這是對的，但是蕭軍忘了『吃藥是苦的』，而且有時要施手術的，蕭軍只是給人吃太平藥，不開刀……這才真是『庸醫殺人』。明白了，蕭軍只是爲落後辯護，他認爲革命是痛苦的，對的，這個在不革命和無決心革命的人看來是痛苦的，但在已革命或決心革命的人看來，不是痛苦而是喜悅，這一道理，蕭軍是無從理解了。

蕭軍只看到小資產階級落後方面是自然的、合理的，但沒看到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方面也是自然的、合理的。

蕭軍是只偏愛落後方面並走到擁護落後方面了！！

我們不是因爲蕭軍辦報以小資產階級如店員、職員、學生、教員……爲對象就犯了罪，這個就像生活報也是以這些人們爲對象而不犯罪是一樣的。

我們反對小資產階級的落後方面甚而反動方面的思想，但不是『否認現在尙有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也不是不允許『小資產階級要有一個表達它們的感情思想的地方』，而是我們要讓小資產階級更健康一些的存在，更進步一些的存在，而是讓小資產階級更合理的更進步的表達他們的思想與感情。

在哈爾濱有生活報，也有文化報，都是以小資產階級尤其青年爲對象的但如生活報則辦得較好（當然還有缺點），而另一個文化報則辦得甚壞，我們黨有責任教育小資產階級尤其是青年，也就有責

任批評教育小資產階級尤其是青年的報紙辦得甚壞的文化報。

小資產階級除了工農群眾以外是較廣大的階層，這個階層是革命的基本群眾之一，這個階層由於它的社會地位，是決定它有革命性的一個方面，但又因為它經濟的階級的條件較工農群眾又稍好些，因之，他又有落後性的一個方面。

這兩個方面在今天解放區的條件下，它的革命方面是基本的主要的，但落後的一面也存在，只有經過教育則逐漸可以去掉的。

我黨對於廣大小資產階級如店員、職員、學生、教員……的政策是爭取改造的，是團結他們為人民為革命戰爭為後方建設而工作的，不是排斥也不是打擊。因此，我們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文化教育政策，是爭取改造其思想，團結其為人民服務。

其文化政策正如毛主席說的：「引導小資產階級去接近工農兵」，而「不應該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缺點加以同情甚至鼓吹」，不能「偏愛小資產階級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不能把屁股坐在小資產階級方面」（文藝座談會講話）。

這就是我們的原則，但蕭軍是直接違反的。

有人說：「蕭軍是朋友！怎麼能鬥爭批評他呢？」

是的，蕭軍是朋友，可是現在這個朋友犯了錯誤，而且很嚴重，朋友犯了錯誤是要批評的，不批評是不夠朋友的，批評不是打擊，而是讓朋友進步。

又有人說：「批評為什麼上報呢？」

因爲蕭軍的錯誤是在報紙上犯的，青年看了有害，而且有些青年看到文化報看不出害來，因此，就得在報紙上批評。

又有人說：『蕭軍在文化報上說：生活報同他鬥，是要打擊他，是鬧私人意氣！是不是呢？』不是的，生活報批評他，以及我們批評他，都是因爲他對人民、對蘇聯、對革命戰爭……發表了錯誤意見，而且這些錯誤意見是帶原則性的，我們是原則上的爭論。

我們對於非黨作家——蕭軍，是團結的方針，但蕭軍不能蹲在共產黨頭上撒尿，可以善意的批評共產黨，但不能謾罵、攻擊共產黨，我們對於蕭軍是團結的，但也要有批評的，我們對於朋友是有批評權利的。

我們對於蕭軍的批評是從來就有的，並不是到東北以後，或者最近才有的，在延安時蕭軍就曾犯過較嚴重的錯誤，我黨也曾有過對他的較嚴的批評。

但他過去所犯的錯誤，也都沒有像這次的嚴重，而且在群眾中的惡劣影響，也沒有這樣大，而也沒有像這次的露骨的反動。

但不管從來蕭軍犯錯誤（當然也有較好的時候）的程度如何，其對於接受批評的態度是一直惡劣的，而改正錯誤，也是一直不能令人滿意的。他與我黨的關係，也就一直好好壞壞，壞壞好好，但我黨還是一貫的團結他的，當然批評也是繼續的，只要蕭軍能稍有進步，我黨總是鼓勵他的，總希望他能改正錯誤，更多一些的給人民做點事。

這次鬥爭，也是如此的，但蕭軍必須承認錯誤，改正錯誤。

(三) 蕭軍思想錯誤的歷史原因和社會原因

蕭軍思想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嚴重錯誤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蕭軍思想發展的歷史原因，同時又有其當前的社會原因，蕭軍錯誤乃是一種沒落的社會現象的反映。

蕭軍做爲一個作家的生活是開始於『跋涉』這本小集子上，這本小集子是些短篇的東西，大半是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一年間寫的。

這些短篇主要的還是自我表現的東西，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東西，但是『窮逼得他們實在太不情面了，』（跋涉——桃色的線）

『他們拚命的和環境奮鬥，他們只是咬緊牙關，硬着心腸，肉搏般的同窮困來抗戰』（同上）他們是選擇了『文筆生涯』，這是當時一種對現狀不滿，再加上喜好文藝，並能寫寫的知識份子所能够走的一條道路，這條路是有着進步的因素，因此，在這一個時間『文章、稿費、文章、稿費』（燭心）就是他的生活。

由於他們窮，就靠自己的力量（其實也是社會力量推動的，不過，蕭軍是沒意識到的）——寫文章過活因此，就更多的看重了自己是一切，雖然有時候也關心到『下等人』（跋涉中的一篇短篇一九三三，八，一一）也曾經恨過那『粗圓白柱的樓房』，是『什麼殿堂，是什麼王的宮』，『是上等人

宴會的地方，是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

但這些都是由於自己也是窮的，是由於同病相憐而來的，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而來的，不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而來的。做爲知識份子如蕭軍這樣的人，在當時對於下等人，還不是他的作品的主人公，只是配角。

這時期，蕭軍的作品，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主題，一面是窮困，一面是愛情，關於窮困的已經說過了，至於愛情又好像是他的生活的生命力，蕭軍在『桃色的線』中引茵夢湖的幾句話：『今朝啊……只有今朝，我是這般的美好，祇有這一刻你倒是我的……愛呀！我們便死命的愛……管什麼將來……現在。』

至於人生究竟『走向那裏呢？』

蕭軍是沒有方向的答：『左不是在地球子上滾吧！滾到那裏算那裏！地球子如果不許我們滾時，有機會，我們也可以到別個星體上去白相白相。』（桃色的線）

這時期，蕭軍還沒有正確的人生觀，還只是幼稚的本能的做爲個人而出現在世上，沒有真正的深刻的看到人民，看到階級，至於敵人，不管是階級的，民族的敵人，都還是模糊的，甚而是不關心的，只有當着敵人刺到他自己的頭上才抗拒一下，但他也並不十分一貫而堅定的，這點，在蕭軍往後發展，也是有時候明確，有時候也模糊的，但窳困與文筆生活，總算是推動他走向進步的方面。

『八月的鄉村』是蕭軍創作生活的新的階段，水平是超出『跋涉』，這部作品是反映了當時東北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的，他所要反對的敵人是明確的，這比『跋涉』和以後的作品都表現得明確

的。文字是粗野、新鮮、生動、有力……，從已經走過抗日戰爭時代，再去回憶那段艱苦奮鬥、曲折奔波的歷史，使人感到『八月的鄉村』雖然是帶有浪漫主義色彩，但確還有些現實主義的表現，這就是『八月的鄉村』中的抗日游擊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堅苦的在奮鬥着，預感到曲折、辛勞，要走較長的道路，但最後，革命勝利是『一定的』（八月的鄉村，一〇頁）這個是由作者假書中的蕭明說出的，作者之所以能够有此見地，正是偉大政黨——共產黨給他的智慧。這個智慧就是力量，支持了那些年代的艱苦的抗日鬥爭。

但是作者蕭軍並沒有真實的理解這個，他在書中表現的是抗日狂熱多於這個理性所支持的力量，因之，『八月的鄉村』給人們給讀者的是抗日印象，是轟轟烈烈，而不能由於這個作品，喚起真實的有前途的戰鬥下去的精神。『八月的鄉村』作者沒有真正懂得『中國人民是不能被奴役到底而要戰勝敵人』的，因之，歷史是勝利的，（抗日是勝利的）但『八月的鄉村』是悲劇的結束了（雖然作者是在結尾上還寫着：『……到帽兒山等我們去吧！……就是這樣準備明天的吧！』（同上，二二六頁）。

爲什麼給我們這樣的印象呢？這就是這本書沒有告訴我們抗日的真實力量的所在，也就是這本書的最大弱點和矛盾，就是說這本書客觀上是反映着廣大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但主觀上却是把它寫成一支在空漠的曠野上，游魂似的行走的孤單隊伍，人們看到他們，雖不『驚慌』，但似乎也並不『熟悉』而『親熱』（同上，一九九頁），等到這支隊伍進了『果場子』，商家的代表、農民的代表、學生的代表、什麼的什麼……還像迎接胡子似的迎接了抗日隊伍，書中的陳柱司令，只是理解成爲『沒事先通知』（同上，二〇七頁）這也許就是作者所理解的。

我們很可以理解，在任何一個運動初期，可能是先由一點或某一較先進的一點起來，但這一突出的一點在要求與情緒上是一定與廣大群眾聯系的，但這個並未為作者所理解，或者這個點是由於某些主觀上原因而脫離了群眾，但也未為我們作者所理解，這就是這本書未能在這一點上分析現實，也就是作者在當時並未十分清楚的了解抗日鬥爭的基本力量是什麼。倒是把抗日鬥爭極力渲染為個人英雄主義的事業，為『世界弱小民族爭自由，爭平等的好漢子，這是露臉的啊！』（同上一四九頁）『將來把日本鬼子趕跑了，哼！人也不算白活一回！』（同上二〇四），『人橫豎還不是一輩子，男子漢，大丈夫，總得闖闖，儘死一輩子在莊稼地裡，有什麼出息！』（同上二〇四頁）

正是由於以個人英雄主義事業來理解抗日鬥爭，就一定看不到群眾，而且群眾也就對於這支隊伍覺得是自己以外的東西了。

正是由於這一點，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當着他描寫抗日情緒時是激動的、熱情的、但是一接觸到階級問題上，則就是軟弱無力了，就要暴露出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了，這個如當着他主王三東家用武裝抗拒『至於抗拒原因姑不論它』抗日游擊隊時，陳柱司令逮捕了他以後，要執行槍決，命令蕭明執刑時，蕭明是遲遲疑疑的說：『槍斃他們必要嗎？』，等到死後，則又感到一種矛盾的輕鬆說道：『這是對的！』（同上二三八頁）蕭明這時也並不是從政策上考慮這個問題，只是從人道主義去感染的，然而作者蕭軍倒沒有批判的，其他如作者處理蕭明與安娜的戀愛問題上（同上一七七頁），是很不合理的，是完全從『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觀點』設想的，由於處理這個問題而引起以後的一些問題，作者反認為是寫知識份子的情緒波動，當然，做為一個革命的知識份子不應因為戀愛而失

去鬥爭意志，但是，作者本想寫知識份子在革命中的動搖，而恰恰是自己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去處理這件故事的，這是一個『小資產階級革命情緒』的反映啊！

因此，這本小說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作品，而不是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所反映的民族的抗日要求與情緒，是廣大群眾性的，但作者是從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情感、立場描寫的，抗日不管如何曲折艱苦，但因為抗日是以工農群眾為基礎的，所以他會一定勝利的，然而作者以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把他抹了一下，就在『八月的鄉村』的形式下把它抹了一下，好像是無力量的，無前途的，這個不是歷史的往前發展的真實，而是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性的無前途的表現。其次，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是廣大群眾的集體的英雄主義的事業，若現在無產階級及其領袖共產黨的英雄的模範的事業，這裏就不能是個人主義的英雄事業，像是『八月的鄉村』所說教的『男子漢、大丈夫、所闖出來的』事業。

『八月的鄉村』中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是被作者不調和的割裂着的。階級鬥爭的政策是概念的擺在書裏的，而且有些地方是恐怕一切地方是帶有左的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色彩的，這個在當時作者也是無力理解的，不過，可以由此得到一個做為作家的要求，就是做為一個作家要深深體驗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馬列主義原則和政策，並有血有肉的與自己的階級觀點、方法、立場聯結起來，去觀察社會、階級、歷史……這樣，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可惜這一點，在我們今天的作家中還是不多的，但我們應該這樣努力。

蕭軍在『八月的鄉村』中不能掌握到無產階級觀點、方法、立場，因此他的民族思想則就表現了

狹隘性，就帶上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這就是「八月的鄉村」的思想的分析。

「八月的鄉村」是有兩種因素，一種是積極的，但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就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種則是消極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不過，積極的因素在當時是主要的。往後，那積極的因素就逐漸的降低下去，消極的因素則上昇。

「羊」和「江上」就是向消極方向走了。

從蕭軍到目前為止的整個歷史，「八月的鄉村」是個青年時代，而且是個頂點，但我們不希望這將是蕭軍一生中的最後的頂點。

蕭軍於一九三五年到上海，這時期的作品有「羊」和「江上」兩個集子。

從「羊」和「江上」來看，蕭軍的創作生活是由頂點往下降了。讀「羊」和「江上」，使人感到既沒有如「跋涉」的稚氣可愛，年青人的自我鬥爭，更沒有「八月的鄉村」那種硬勁，歌唱着民族的反抗。只就文字來說，是算比以前精練了，膨脹了，也頗整齊了，但那生動、粗野、健壯的感染力則是消失了。

這個轉變是不祥的！爲什麼「八月的鄉村」的精神就這樣飛快的消失了呢？爲什麼不把它鞏固起來而繼續發展下去呢？抗日並未完結，而且還未開始，而且人們是怒在心裏，而且一二九運動也就是正在這一年（一九三五年）。

我們在「羊」裏，找不到那個時代的人們的憤怒和不能抗日的苦悶。作者已經是離開了群眾的當時主要的課題，搜索一些應景的玩意，瑣事，雖然是題材也像當時文壇上或更遠一些時的文壇上（如

三二、三三年。寫些「下等人」怎樣受窮受壓，但那些都是無血無肉的，沒有憎沒有恨，沒有感情，更沒有組織起來反抗的力量，也只是以窮人去點綴點綴文學罷了。當然，真的戰鬥文學和人還存在，還激烈的戰鬥着。

魯迅當時就看到了這點，他就起來反對不能把左翼文學「反對某些投機文學家」當做點綴，而且也反對庸俗化左翼文學。他根據那個時代敵人的壓迫更加殘酷，魯迅則轉變了鬥爭方式，拿起筆文，更尖銳的鬥爭了。

當然，以小說為形式的文學也還是能存在的，「八月的鄉村」能够在上海出版，也說明雖在「抗日殺頭」的時代，也還是能够戰鬥的，而且說明群眾是需要它。

但「羊」以及「江上」的氣味顯然與這個時代不相稱的出現了。缺乏戰鬥性了。

作者住在上海的心情，正是如「羊」裏的主人公，被關在牢裏似的。

上海是個囚牢，人們是不自由的。作者肅軍的心情，在「羊」裏的表現並沒有給這個不自由以反抗，倒有些「心平氣和」了。「每天看到海，看到燕子，只是頭髮脫落了，沒有絲毫的不能忍耐和憤怒的情緒，這是與那個時代的關在囚牢裏的政治犯不相似的，而且這位主人公，所關心於犯人的是他的怎樣偷竊東西，而不是從他們嘴裏探聽群眾怎樣在行動，革命的同志怎樣在奮鬥……這些正是做一個政治犯人當着他接待一位新的犯人來時，所必要想法子打聽的，而且好像是抓到一件寶似的在挖掘。

但這些，作者是在看的。這也就說明作者到了上海以後，是與政治和群眾脫離了。只是在寫小說。

時，他與群眾見了面，因為那時作家不能不寫這些，但又不能去真的與這些群眾生活在一起，因之，群眾的生活、要求、情感就沒法子到作者筆下。

『江上』這是蕭軍回憶故鄉（東北）而寫出的東西，但那已不是『八月的鄉村』的英雄們、回憶戰死的戰友們，由憤怒、復仇、而高呼着反抗。而是個卑俗的呻吟了。

這是悠閒的描述着一些瑣事，如，小孩、餃子……檢煤棧……蕭軍常常的復述着這些瑣事，這就說明他的生活已在枯竭了。

蕭軍創作生活由『八月的鄉村』下降到『羊』和『江上』的水平，應是一個後退，而不是一個前進，這對於蕭軍說來，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是他與群眾的一個結合，而『羊』與『江上』則是他與群眾的一個脫節，如果說『八月的鄉村』時的蕭軍還在時代的前邊，也許走得稍遠一些，那末，在『羊』與『江上』時的蕭軍則是掉了隊，站在旁觀的地位上，寄與『下等人』一些同情罷了。

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回來研究蕭軍在『八月的鄉村』裏的思想，是有着他的掉隊的原因的。蕭軍的抗日情緒是極其不鞏固的，只是熱情沸騰，沒有理性的基礎的。而且他是以個人主義的資格參加的，這當然就不能支持好久。

到了上海，蕭軍是以『作家身份』出現在文壇上了，他所關心的是他的作家的風格，而不是人民大眾的風格，做爲一個作家，是要求文字的精練、嚴緊、整齊，但當時人民的歌唱，則是要求粗野，健壯，叮叮噹噹，從這裏也可以看到，蕭軍到上海後，他的創作生活和文學表現是走向爲自己做爲一個作家的方面去了。

作者蕭軍在「江上」的序上這樣寫道。

「我想使人最難堪的，莫過於在自己的作品裏，被別人明顯的看出或指出是受了某某人某某書的影響，雖然這影響是好的，是起始寫作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可是在我個人總是感覺着遭受了一種侮辱，所以在每次無不是想到一個題目，一個故事，一個人物的表現方法，或甚至一個字句，如果知道了某某人，或某某書中曾經用過了，總是像躲避一條美麗的蛇似的躲避着，……」

這是表現作者生活的枯竭，而才有這些枯竭。
但作者總是想：「爲什麼我不能發現更新的呢？」

這個，作者是沒有回答的，依我看來，是你脫離了群眾，脫離了時代，你應該繼續歌頌的抗日鬥爭，但你把它折斷了，你的生活把它折斷了。

這就使得作者自己也在疑問：「我總是不相信自己的文章會有幾個讀者的」。
是的，你的讀者是日漸稀少了。

一九三五年抗日浪潮（一二九運動）是衝過蕭軍而捲過去了。

從此蕭軍便留在後頭了。

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時代，蕭軍是正如「八月的鄉村」的蕭明一樣，「這樣吧，蕭同志就同那幾位同志到帽兒山，等我們去罷，」是被沖洗到後頭並擱淺了。

偉大的激烈的抗日戰爭湧現出幾千百萬的英雄，「八月的鄉村」是真的比也比不上了，作家蕭軍，在這樣激蕩的戰爭中沖得東走西走，他的行動跟不上激動的時代，他抱着「八月的鄉村」睡起

來，夢見「第三代」的祖先們。去了！

這又是個後退，整個一個抗戰時代，蕭軍是沒寫出一些什麼的。（聽說曾寫了一個「側面」很壞，沒有談到）。

蕭軍背上了包袱走進延安，是被壓得重重的。

蕭軍在延安的幾年中，在思想上發展了「八月的鄉村」中消極的因素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在「八月的鄉村」中曾經被作者偶然處理死了的劉大個子，這時，是復活了。

劉大個子參加革命，並不是爲了人民而是爲了自己，他曾說過：「我不大相信什麼革命馬上就能來的，革命來了，我還是我啊！還不如現在去到那個溜子（胡子）掛注（入夥）混二年，弄幾千，到人不不知道的地方住下，娶個小老婆，管他媽的日本兵走不走呢？管他媽的革命到不到呢？什麼……什麼呢……」（「八月的鄉村」二十頁）

「劉大個子想濟革命一定能够給他一個老婆」（同上六九頁）

蕭軍自以爲是自己對革命有功，他向革命要東西，當然不是向革命要老婆之類。

蕭軍從他最初作品「跋涉」時起，對於「下等人」，對於人民大眾就是站在旁觀地位上的，有時解因爲自己還沒有地位，還沒有名譽，還被人壓迫，這就引起了他的同情於「下等人」一些慷慨。以後到上海地位逐漸提高，也就逐漸地脫離了「下等人」，趕到「下等人」真正的苦了，或真的要戰鬥了，他也怕得把自己活上，這也就正如劉大個子所講的：「革命和當兵是一樣危險的，現在革命了，也許革命完了。」……娘的，飛機一下蛋，「就什麼全完了」（同上四八頁）他很擔心死。

當着人民和共產黨接待他的時候，他反而向人民和共產黨擺起架子，以爲自己是寶貝，是「八月的鄉村」的作家。

好像沒有他就沒有「八月的鄉村」似的，好像沒有「八月的鄉村」，也就好像沒有偉大的抗日戰爭似的，他與人民好像是恩人來到要報酬，當然革命與人民也會報酬過他，但他是貪而無厭，他就索性坐起不動，「吃點、喝點、老三點」，有時好像是得罪了他，就像是拿到人民的短處似的，刺下人民，罵下共產黨，希求在這上邊，得點好處，如果真的碰了釘子，也就軟軟的乖乖的老實一下，當然不是真的，而是等待機會。蕭軍在延安五、六年，也就是這樣過活下去的。

因此，他的「第三代」是沒什麼生氣的，只是一些無血無肉的人，從棺材裏爬出來，許許多多的古怪的，象徵的字句也吐出來，十分無生命的堆積在「第三代」裏。

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寫第三代的祖宗們是已經退後了，而且真的能夠寫出那祖宗們受人欺壓，也還要得，然而，生活已枯竭得像麻桿的蕭軍，也只能以片斷的，現象的記憶加上主觀的，毫不對真實負責的態度，亂寫起來東北三十年的歷史，可是他沒有分析三十年經濟、政治的變遷的歷史，够多麼妄誕了啊！！

蕭軍在「第三代」裏，提倡「胡子」（東北土匪）精神，這是十分落後與反動的思想表現，這種胡子主義，是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胡子並不能算是什麼「革命」，但蕭軍要歌頌他，而不去歌頌偉大的抗日戰爭。

這就是因爲抗日戰爭對於他並不十分親近，而「胡子精神」對他倒有些滿足。

蕭軍的創作精神與生活，是發展得越走越不像樣子了。時代是往前走，他——蕭軍是往墳裏爬。然而，究竟他是由抗日浪潮捲進來的，偉大抗日戰爭時代中，蕭軍還不算是一個逃兵，因為他總是呼喊着一些民族鬥爭的空氣。

當前是另一個時代了！！

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剛健的勝利的伸展着，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在摧毀着千年的封建堡壘，……蕭軍是結束了他做爲一個抗日有份的作家生活了。

戰爭與土改的日益深入、激烈，而且是向着堅定的必勝的方向邁進，蕭軍是顯得十分憂懼、害怕、軟弱，而另一方面，則十分的憤激不平，騎着蒙古驃馬，頭戴皮身扇子，腰間捌着匣槍，想要攔着勝利人們前進的道路！！

大叫道：「戰爭是打不得的呀！兩邊都是親兄弟！」

「請走我的『文化報』的道路！！」
這不是偶然的。

蔣家匪幫被人民解放軍打得皮開肉綻，勝利已經嚇得他們打顫，在土改中農民們已獲得土地，將千年來封建勢力一掃而不復返，這些心尙不死的地主階級們，甚感昔日江山已去，勢定殞落。這般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是面朝着永世的沒落的悲哀。想要做一最後掙扎，向革命陣營中散佈反動思想，以渙散與破壞我們的統一意志。

蕭軍及其文化報的思想與情緒是在這樣一塊腐臭的情境中滋長與派生出來的。「古潭裡」的一堆

骨朽，想要借屍還陽，魂附在蕭軍的身上，而蕭軍自己滿認爲得意，覺得有力量，率領着衆鬼卒想當起「混世魔王」。

這豈不是反動？！

在蕭軍的思想裡，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沒落，爛屍，腐臭的東西，這些思想是小資產階級的最陰暗的最反動的東西，蕭軍的思想已經穿起來古裝（封建的）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表現，這些人們是看到革命勝利，他不肯拋棄他個人的「古潭子」，他患得患失，他怕革命破壞了他的個人主義，他不願意革命勝利，因此，他就死力的要扯後腿，而且「憤激」到連朋友與敵人也不願分清，抱着沒落的統治階級的臭骨頭一塊來擲打革命。這就是蕭軍及其文化報在目前的思想實質。

左岑科及阿赫馬托娃是在蘇聯艱苦反法西斯戰爭中，去反映西歐資產階級和中世紀貴族的幽魂，來瓦解蘇聯的偉大白衛戰爭。

而蕭軍及其文化報則在人民解放戰爭邁進勝利而又艱苦的大門，來反映小資產階級反動的感傷，人道、殘落以及地主官僚資本的垂死的哀叫，來阻撓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而且要給人民開闢一條第三者的道路！！

蕭軍及其文化報是當前的一種反動的社會現象。

這是有毒害而又極端危險的！！

從蕭軍的思想歷史的發展上看，蕭軍的思想是殘落的，腐臭的，反動的，其性質基本上是小資產階級並滲雜地主官僚資本家統治階級的成份。

其思想是一直的有兩種因素，一是積極的（即小資產階級進步思想與抗日的民族思想）一是消極的，在矛盾，在鬥爭着的，現在是消極的因素站在主導的毫無忌憚的發展到最高峰。

其消極思想分析起來，主要的大體有三個方面：

- （一）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原始獸性的個人主義。
- （二）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
- （三）狹隘的民族主義。

（四）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 原始獸性的個人主義。

蕭軍的個人主義起家，是靠着自命爲魯迅的學生，共產黨的朋友，兩塊招牌的。文化報是宣傳蕭軍的個人主義，文化報不是爲人民服務，是爲蕭軍個人服務的，蕭軍想用文化報集合起來一批人，打着用這批人捧着他——蕭軍，「黃袍加身」。文化報掛起魯迅的幌子，共產黨和馬列主義的幌子，出賣蕭軍的「破銅爛鐵」，擺蕭軍的「小攤」。

現在來講講蕭軍的個人主義「哲學」。

蕭軍是講一切要「求真」。且看看他的「真」是什麼？

蕭軍「哲學」是以個人利益爲觀察衡量取捨世界和社會；人和事的最高標準。

是以個人的喜惡愛憎做爲真的標準。凡是蕭軍認爲對的，對他有利的就是真，不對的或對他不利，就是不真，真與不真是沒有客觀標準的，是沒有科學的階級的標準的。比如他說的：「……我也自信會戰勝一切，我不會向我所不信服的任何東西低頭，世界上只有一種東西——真理，它能屈服我，萬事我全願意習於真」（二十八期通訊）。這裡，我們要問問蕭軍「你信你自己會戰勝一切」這句話，它所包括全部內容就是句謊話，就是邏輯不通，而下句話也是謊言，也是不通的，只有以我做爲標準才能湊成一幅滑稽的「真」。比如我們問：蕭軍你會相信你自已戰勝一切，當然一切也就包括蔣介石，就是說你會戰勝蔣介石的，因爲你是不會向你所不信服的任何東西低頭的，當然蔣介石是你所不信服的任何東西裏邊的一個東西，但這個是不是真的呢？請蕭軍自己看看是不是真理。如果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理，能屈服你，那末，就是說蔣介石是不能爲你一個人打倒的，那末，這一個真理，又把你自已說的「我相信我自己會戰勝一切」，另一個真理打垮了。因此，蕭軍不是習於真，倒是說起謊話來了！這豈不是自己挨一耳光！

所謂真的標準不能以個人而是以階級，不能以主觀而是以客觀，不能以個人利益而必然是以人民和階級利益，而真的標準又必需是合乎歷史發展的規律並需加以全面的分析所得的結論，這裏就要反對蕭軍的沒有階級分析的主觀的唯心的直觀的感情的真。

蕭軍所講的眞其實質就是個人主義，眞只是他所採取的一種假面具。

蕭軍的個人主義就是「蕭軍是一切，一切是爲了蕭軍」。這就是蕭軍所倡導的「大蔑視的思想和情感」（我的生涯）「一切是力量，一切是利用，一切是戰鬥，要報復要不屈，要用生命做最後的一

「顆子彈，必須戰勝一切」(同上)。

這是狂妄到極點、毫不知羞恥的極端個人主義，這個牛皮吹得比蔣介石、希特拉還大，實際上小孩子說夢話。這真是空虛的自大啊!!

爲什麼蕭軍創造出這樣毛孩子的理論呢？

這就是因爲他在外漂流了十幾年，回到東北，雖然算是回到了東北故土，官迷很深，尤其是我那故鄉，一見面總要問我做的什麼官，將要無言答對……見了苦守十八年的王寶釧……不獨沒有做成皇帝，或王爺，連原來的小官都丟了……怕人家問：「怎末連個特務員也沒跟一個，算那一級呢？」八期一間樓隨筆——論級。其次就是因爲他有了公家給他的機器，出版社，還有可以「招賢納士」的文化報，這就是他要創王業當秦始皇的根基。

只是因爲他有了這個從來也沒有過的家庭，就創造起來他的「思想體系」了。

蕭軍的個人主義是「狼子用人血喂大的」(我的生涯，九期)他受他的叔父綽號叫十三太保的胡子的影響(二二期，我的生涯)，「跨上馬，手提鋼鞭拉着姿式，瞪着眼睛，覺得周圍的人們，大半瑣、渺小、平凡的不足道了」(十一期)。

蕭軍個人主義是十足封建性的，暴君式的統治。他常常似乎登臨在某種高頂以上向他們如一隻螞蟻似的俯視着，因爲我……是王了，打架已經有了普遍的名聲，誰敢在王面前不低下他的腦袋，獻出他們的恐懼和屈從呢？

蕭軍提倡「布爾巴」的精神。這「布爾巴」精神又是什麼呢？就是「拜師不如訪友」、「訪友不

步，舉步不留情」；蕭軍是很信服這個精神的。「比如兩人散步的時候，你可等待你的朋友，但在賽跑的時候，却應忘却恩情和友誼。雖然完了，你可以把你的獎品，毫無吝惜的送給與你賽跑的人」（四四期、文壇上的布爾巴的精神）。「我很願我自己享受勝利的喜悅，也願意自己咬牙忍耐着任何恥辱和傷痕，我懂得自己是無親娘的兒子，就應該顯強梁些，堅硬些，用戰鬥獲得一切」（十三期我的生涯）。

「當仁不讓」「要會利用人」，盡量的競爭，可以不擇手段，不講恩情與友誼，交手打起來，也是要幹到底，這就是暴徒式的流氓，說打就打，說拉拉片片就拉拉片片。

需要用血就用血，「因為這是消滅人類的恩仇，是人和動物的界限最好的東西，因為他們全是紅色的啊！」這是獲得成功的最好的手段。用血來實現個人主義的手段。

蕭軍個人主義的力量，是他的個人利益，得失、恩怨、喜惡，他追求個人利益，像狼一樣貪婪，像虎一樣的猛撲，像鷹一樣的搜索，像蛇一樣的毒害……從蕭軍「美化」過的辭句看來，如「我們的道路是崎嶇的，只因爲崎嶇，才可以鍛鍊一個人的耐性，只要能够跌倒爬起來，而且一步不停的走下去，就不會有什麼東西可阻礙或戰勝你，即使偶爾跌一下，擦破一點皮肉，應該把牙齒咬緊一點，不要呻吟，更不要訴苦，至於希望別人的同情，這乃是弱者的行爲，我們，應該做一個強者」（二八期、蕭軍答的通訊），這些辭句倒是會引起我們某些青年朋友們的共鳴的，而且覺得蕭軍說得「不錯」，這是因爲青年朋友們都有一個上進心，一個事業心，蕭軍是「投上」了青年的所好，但是蕭軍告訴你們的道路，是曹操所走的老路啊！「嗚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極端而又自私的個人主

義。我們青年朋友們是最卑視自私的，而是喜歡大公無私的爲人民犧牲自己一切的精神。蕭軍呢？是把爲人民犧牲一切的，最高尚的人們講成弱者而倒把吃別人血肉長大起來的狼子譽爲強者。

蕭軍在個人主義上是碰過不少的釘子，有時會碰得頭破血流的，可是他抓住王往臉上一抹，跌倒又爬起來，他不「呻吟」也不叫人「同情」的，還是繼續的戰鬥下去，他現在已經「戰鬥」了二十年。他爲了個人，他要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了。這就是「誰戰勝誰？什麼戰勝什麼？這就是人生全部的真理」！蕭軍有強烈個人主義，現在是更像瘋子一般，亂撞亂闖。

當着蕭軍的極端自私回某一點狩獵時，他會以大力去搞，有那麼一股蠻橫的「膂力」，顯得特別「富有生命力」，也就是爲某些青年朋友所發見的蕭軍的「英雄像」。

他就特別突出，標新立異以此來博得青年的喝彩，就像這次論爭，不是有些青年說蕭軍敢於批評敢於打敢於罵是「真行」，是真「大膽」嗎？是「英雄」嗎？向人民向蘇聯，向共產黨鬧「英雄」是最可卑的。

但當着客觀情況對蕭軍不利時，他就會「牙齒咬得要緊，脚步走得要穩，心坎放得要寬也要空，就這樣從事你的事業，忍耐的走下去……」（同上三十七期夏夜抄之三），忍耐是蕭軍爲了實現他的個人主義的另一力量，這些東西是他在「八月的鄉村」、「江上」、「第三代」中都曾經宣傳過（當然當着他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一致時，這個還有積極作用的）忍耐是他的軟中硬。

所謂忍耐就是帶有自衛性的「反作用」（蕭軍語），是等待機會，尋找機會，在一旦對他有利益或有機可乘的時候，他就報復起來，因此，忍耐又是爲了報復，蕭軍的報復心是很大的。

蕭軍爲了實現他的個人主義，在廿年中自以爲獲得了「豐富的經驗」，他把這些落後的東西，經過文化報，在夏夜抄，春夜抄等等裏面發揮出來了，他告訴青年「儘可能躲避衝突罷，到實在不能躲避時，就用全身衝過去」，「六期夏夜抄」。他告訴青年：「如果你遇到朋友們的回馬槍，愛人們的撒手鐮，不知從何處飛來的毒藥劑，城門壓下來的千斤閘，對於這些，能躲開就躲開，能接住就接住，如果實在不能躲，也不能接的時候，就準備挨下去，只要他們不是打在致命的地方，還應養好傷，活下去」（同上）。

這裏所講的衝突是什麼呢？是個人與集體，個人與政黨。個人與人民的利益的衝突，這個衝突是會存在的，但要解決的，其解決辦法則必須是個人利益服從於集體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共產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反之，集體、階級、政黨，人民去服從個人的利益的。但蕭軍是怎樣教育青年的呢？他告訴「用全身衝過去」，也就是叫人民、階級、共產黨、集體去服從個人。蕭軍對個人利益則視爲「神聖不能侵犯」，是「名正言順」，是「理直氣壯」，至於集體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共產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可以隨便破壞與竊取的。只准階級的、集體的、黨的、人民的利益有損，而個人利益不能無益只能無盡的填進去。

蕭軍把集體的、階級的、黨的、人民的對他的批評則都看成是「回馬槍」、「撒手鐮」、「毒藥劑」、「千斤閘」，如果能够躲過去，就躲過去，不能夠接就給他個挨下去，只要還能活下去，起來再與你鬥。但蕭軍個人主義的神威是不能倒下去啊！！這是多麼極端的啊！！

正是由於蕭軍固執的保持他的極端個人主義，他就要與個人以外的任何朋友，發生衝突，也要和

人民發生衝突，越是個人主義的執拗的向前伸，越是要碰到釘子，於是蕭軍就感到「生活難」「交朋友難」了，他想要掙脫這一難關，他尋找力量了。蕭軍個人主義充滿着原始的獸性的本能特點。蕭軍主張動物力的角鬥，他的力的「哲學」是「武器」——牛角尖刀一把，「資本」——腦袋一棵，「方法」——兩手換（二八期）。他常以兩人打架做爲人生戰場，誰打過誰。就是誰的力的勝利，正是因爲這個原故，他很喜欢股紂王，他認爲股紂是個「美男子」，是個「材力過人，子格猛獸」的美男子，「不是笨蛋」。蕭軍看人是從生理上去評價，是從做爲自然的人也就是做爲一個動物的人去理解。由於這一理解，希特拉的一蕭軍就得出他「天才和智慧」的人性論的觀點，這個會使人聯想到蕭軍的思想是墮落群裏去了。蕭軍是用血染的紅爪，動物的角力，即是以力的充實，做爲一個人發展的推動力，於是蕭軍就很主張色情的狂熱，做爲人們的精神的興奮劑，關於色情的描寫在八月的鄉村（寫李七嫂）以及第三代（四姑娘）裏也都見到，這是卑鄙的文學方法。

蕭軍發展這個動物性的獸性的理論，就是替他的個人主義尋找力量，因爲沒有這個就不能擺出虎威，就不能使人懾服，就不能使人拜倒，個人主義是個無出路的主義，是個沒階級立場的主義，也是個不能講理的主義，而是講力的主義，蕭軍所以要歌頌「暴君」，「以力服人」就是這個道理。

但這種思想在社會裏是一點也沒有力量的，一個個人怎樣能够叱咤風雲呢？這就是狂妄的高論和現實的渺小相矛盾，也就是越不成功越想搞個人主義，越想搞個人主義就越不成功的矛盾。這也就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軟弱無力的所在。所以空虛與沒落，就是蕭軍個人主義的另一特點了。

沒落、悲哀、空虛就是蕭軍的個人主義的結論，就是蕭軍個人主義的自我風刺。

蕭軍自己說道：「在上海時有時心情確是很落寞，這原因自己找不出來，……在上海是陌生人，沒生下根，如今總算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故鄉來了，按道理似不應該再有這種落寞的感情了，可是它依然存在，而且似乎還有些濃重……而且依然覺得沒生根……」（四五期）

這個空虛的「落寞」，是蕭軍感到了，而且日漸濃重！蕭軍是搞個人主義，那是脫離人民，脫離共產黨，而且也脫離了朋友，人如果一脫離人民、共產黨，和他的朋友，則一定是寂寞與空虛的，另外蕭軍還不理解「我們聽到呻吟、嘆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沉默，就應該留心了，……見到什麼毒蛇似的在密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留心了，在這預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十九期），蕭軍誤把不能忍受寂寞的暴躁講成真的憤怒，這是一個反語，一個人不去與群眾的情緒結合，悶坐在「求空樓」裏，他的情感就一定不會正常，他就一定要沉默，就一定要由沉默到暴躁，這就是說明蕭軍是空虛到「憤怒」而且也是「真」的了。

蕭軍不正視這個原因的所在，而僅僅是自欺欺人的發起大議論，結果也只是聊以解嘲自慰而已！且看他的「自嘲」。

他說：「這種寂寞，並非世俗（！）一般的熱鬧所能醫治得了的，這是一種寂兮、寥兮，和宇宙而同參、那種廓大的寂寞，並不等於消極，也不能等於無聊，這是古今來一類大智者、所度有一種精神生活，正因為有這種寂寞的空曠，他們就產生了光照千古的智慧，產生了悲天憫人的大懷抱心，產生了濟世扶危的大宏志願，堅定了無掛礙無恐懼的為真理而戰，為真理而生而死的大意志和大精神……」（四五期）

這是多末無聊的唯心的夢囈!!

蕭軍的思想已墮落去作大慈大悲的菩薩了。

這正是寂寞，空虛的表現。自己本已是消極的，無依據而生活下去，本是「四大皆空」！而偏偏要說是「四大沒空」（佛經上所講的四大皆空）裏邊還有東西呀!!

正是因為如此，蕭軍是沒什麼東西可寫，沒什麼好話可說，只有到「古墳裏去遊」，追溯他所喜歡的「歷史」（歷史是可追溯，但蕭軍是由空虛而去追溯），寫寫舊詩，懷念滿清別宮說道：「我來萬事飄零後，猶見彫梁盈柱工，山色一團殘照裏，宮牆寂寞不成紅！」（文化報求真樓吟草）這豈不是「英雄之悲嗎」？

由於不甘寂寞也就發起牢騷了。

「就我自己來說，如果對別人肯於像對自己孩子那樣讓步，善於妥協，甘心服輸，以至於不懷記恨……怕也可以被譽為進步份子了」（四八期書簡註）

這是悲哀!!不是「自強不息」!!

又在他的「第三代」新版前記的後頭「偶成」中，最後有這末兩句：

「風雨孤舟飄欲倦，挑燈開唱大江詩」

這是英雄末路的悲哀!!不是悠哉遊哉!!

蕭軍的個人主義在目前是發展到高峰，而且發展到沒落的時期了，其特點是極端的自私的，封建流弊的，是原始獸性的，是最反動的個人主義。

我們反對黨軍的個人主義，但不是反對人們的個性的存在，個性是與個人主義有區別的，每個人都是階級的具體的人，而不是入人都是一模一樣，革命要求每個人都要發揮他的特長，爲人民爲階級去供獻每個人的力量，在封建社會和蔣介石的統治下，人們的個性是被飢餓、窮困、文化無知、政治經濟地位不平等……所束縛不能發展，只有機械般的、奴才似的工作着，反對封建反對蔣介石統治者階級就只有充分的從奴性中解放出來，使每個人獲得了每個人的發展的機會，增長個人的能力，才能，這樣才能使人民的全體力量、階級的全體力量、充分發揮出來。所謂充分發展個性就是要反對封建官僚資本，就是要向封建官僚主義要民主，要自由，要獨立，民主、自由、獨立就是發展個性的標準。

發展個性不能與組織、紀律、集體、階級、人民、共產黨、相對立，只有在服從革命的組織規律，以及在集體主義領導下，個性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

發展個性不能理解成爲無組織、無紀律、無集體的東西，如果被壞了這個原則，個性就有向個人主義發展的危險。

黨軍的個人主義在若干地方上，是在形式上「投其所好」，披上一些美麗的像似「發展個性」的東西，如「戰鬥」、「不屈服」、「忍耐」、「不要私心」、「剛強」、「敢說、敢打、敢罵、敢……」但骨子裏又偷偷的把個人主義的東西給放了進去，就是爲了實現個人利益與人民與階級與共產黨對立，危害人民的革命的利益。這樣就欺騙了一些青年，而一般青年又有一種強烈的個性發展的要求，沒找到正路，就有某些青年跟黨軍跑了。

所謂個性的發展，必須是爲了人民，爲了階級，只有在人民階級獲得解放中才存在個性的解放。關於英雄主義也是一樣的，我們只是反對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我們不是一般的反對英雄主義，我們是贊成並歌頌人民的革命的英雄主義。

從來最偉大的英雄，都是人民的，或者民族的英雄，而最可卑的是曹操式的、關雲長式的英雄，這些英雄是由統治階級捧了出來，是以飲群眾的血養起來，是給地主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

我們不需要這樣的英雄，我們所需要的是爲人民的，爲階級的，大公無私的，個人利益無條件的服從人民的利益的，忠於階級的，民族解放的事業的英雄，這樣的英雄，才是偉大的，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像蕭軍這樣英雄——卑俗的「英雄」——必須打倒！

(五) 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 反對階級與階級鬭爭的學說。

蕭軍的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實際上是否認階級鬥爭的觀點的。他這個觀點是與他的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原始獸性的個人主義相聯系的。蕭軍的超階級觀點的基理論是人性論。蕭軍認爲社會是沒階級的，也沒階級鬥爭的，只是動物性的人在生存，在發展。

構成蕭軍的「人」的總和，「是精神與肉體並重」「吃飯，傳種是天賦的人權，有誰蔑視這人

權，剝奪這人權，他就是違背真理」（文化報三五期問答欄）

蕭軍認爲人們的『才能和智慧』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他否認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他說：『人是矛盾最多的動物，除開生理上的矛盾而外，還有心理上的矛盾，以至思想與行動的矛盾，說與想的矛盾，過去與現在的矛盾，人性與獸性的矛盾，個人與集體的矛盾，科學與常識的矛盾，天才與庸才矛盾，美與醜的矛盾，生與死的矛盾，自私與不自私的矛盾，前進與落後的矛盾，愛與憎的矛盾。』（同上二期問答欄）這是從古到現在『人類歷史』的矛盾。這裏是沒有一字提到階級與階級鬥爭的。

蕭軍對於解放區，對於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並不贊成的，並認爲是比過去的社會，比蔣介石統治區還不如的，他認爲解放區還是如過去一樣的是個『混』的社會，他說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各盡所能，各取所活』，『就是說在我們『指解放區說』這社會經濟基礎上，既不能各取所需，也不能各取所值，只能每個人勉強取得一部份生活上必須品，餓不着凍不着而已，但是各盡所能却應該是一樣的，甚至……還應該多一些』（重點是引者加的，同上二期問答欄）因此，他就很『失望』，他埋怨起來領導解放區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產黨與民主政府說道：『現在世界上有一部份人——統治階級——不能算做真正的『人』，因爲『人』是要爲人民服務的，而他們——統治者——根本就沒有把自己提高到『人』的地位。』（同上八期）。

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革命最大的特點：一面外外裏裏鬥着（指共產黨和人民與蔣介石地主官僚資本家反動集團的鬥爭）：一面忍耐着走下去』（蕭軍的道路！）……（三十七期夏夜抄）。

蕭軍是在階級鬥爭以外，忍耐着走下去，「等着霹靂一聲，混不下去了，這就叫做真的革命」（同上十七期一問楊隨筆）的時代。

這個霹靂一聲的革命是什麼呢？就是蕭軍的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原始獸性的個人主義的統治！但是這個是永遠也不可能到來的啊！！

蕭軍反對階級存在和反對階級鬥爭的學說，而出來宣傳已經被人唾棄的腐朽的理論——人性論，是做爲蕭軍的個人主義的表現形式、面貌、理論的根據。這樣，就更會迷惑一些落後份子和糾集一些兩塊似的沒落份子，他利用某些小資產階級的超階級的和人道主義的「情緒」，造成蕭軍思想上的陣地。現在就來看看蕭軍的「人性論」所包括的全部實際是些什麼？人性論的實質是爲誰服務的！

首先就講講蕭軍關於人民解放戰爭的觀點，因爲這是這次論爭的主要問題之一。

蕭軍認爲目前戰爭「雙方……還不都是工農大眾嗎？他們原來不是兄弟麼……」這是第一個命題，第二個命題則是「曹不與曹植是視兄弟，人民和蔣介石也不能說是例外吧，因爲在今天還不能按出證明來，指出蔣介石不是中國人……」。從這兩個命題看來，蕭軍是把戰爭理解成爲「抽象的人性」的戰爭，「兄與弟」的戰爭，「中國人與中國人」的戰爭，而且是「人民與蔣老弟」的戰爭，這是毫無階級觀點的。

蕭軍不是把這個戰爭放在階級鬥爭的觀點上去理解。

他是不正確的認識人民解放戰爭的性質，蕭軍是站在超階級的觀點上來發表對革命戰爭的言論，這一言論之所以有害是他散佈無恥的溫情主義，反動的人道主義，喚散戰鬥，鬆懈勝利的意志。

這是反革命的統治階級害怕死亡的情緒的反映，是小資產階級在勝利面前戰慄的表現。是蕭軍個人主義極端追求達到瘋狂的表現。

蕭軍反動人民解放戰爭的思想根源是由於他的個人主義，是由於他的入性論，是由於他沒有階級鬥爭的觀點。而所有這些就使他反對革命戰爭，其結果只是對敵人有利，對人民則是有害的。

蕭軍的『撫今追昔錄』把共產黨領導的偉大革命戰爭誣為『煮豆相煎』，他知道『中國人民的血，還要大量地流下去，他也知道不流血是不能換得真正自由與平等』，但是他終於『難免有所怡然，其豆相煎實不能無所慘痛，』（五三期）

下邊他還有一首詩：『血戰連年四海昏，誰將隻手拯元元，忠奸自古明水火，龍虎由來際風雲，煮豆煎相悲有跡，情視奴主掩無文，如茶往事應難忘，殷鑑垂垂何太真。』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蕭軍認為打這多年仗，把天地都打得昏黑，到底是爲啥呢？『兩邊犧牲的還不是中國的『重要大眾』嗎？這都是想坐天下的人在那爭鬥，只有老百姓吃苦，真是使人想起就感傷呀！天呀！誰來救救老百姓吧！』

這真是好像似救世主蕭軍下界，悲天憫人！！

這個講法，第一，就是把階級一筆抹殺了，只是從自己的人性來看問題了，第二輕輕的把蔣家匪幫的滔天逆罪掩過去了，第三，這樣就把人民所進行的偉大戰爭，在空前勝利的面前潑下冷水……蕭軍在此不但沒有了二十年革命作家的氣味，就連一般進步人士的氣味也沒有了，完全是糊塗蟲了。

中國人民的血是願意流的嗎？近百年的中國歷史，不就是帝國主義和國內統治的地主封建官僚資本家階級結合一起來殘殺，來迫害，來掠奪我們中華民族嗎？遠的不說，抗日戰爭日帝欺負中國人民，不是因為蔣介石不抵抗，引了狼進了屋子，打了我們八年嗎？我們不願做亡國奴，我們要做主人，我們不是被壓迫而起來反抗嗎？多少英雄的血，多少千萬人民的反抗，不是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前仆後繼，壯烈的進行史無前例的戰鬥嗎？可是，戰鬥了近百年，今天是快要接近勝利的前夜！這是快要接近於最後戰爭的勝利的時代了！！

然而，無出息的蕭軍，在勝利的面前戰慄起來，不忍見到蔣家匪幫的覆沒，在自己陣角上，發出『荊豆相煎』的口號，說道：『不要打了，蔣介石頂可憐了！』

我們是不能停止這個前進的！同志們！奮勇的前進吧！！

蕭軍看到了這手不對勁，又換了一付腔調說：『和了吧！蔣介石不是要同你們和嗎？共產黨不是主張和平嗎？（五六期）』。

這好像是蕭軍又在悲天憫人！但這多是更壞的思想呀！

這好似要將敵人困死時，蕭軍來叫我們鬆手好讓負傷的兇獸去養傷，這不正是蔣介石匪幫求之不得的嗎？

我們是不能休息的，同志們！打鐵趁熱，再有幾錘子就成了！（當然也還要艱苦與若干時間的）。更加倍的努力吧！打倒蔣介石反動集團才有和平的。我們過去，毛主席到過重慶，不是爲了和平嗎？可是蔣介石是在用和平做掩護，準備力量……來打人民，三年來的戰爭是誰先打的呀！我們是爲

了人民，爲了和平戰的面！

我們是人民的兒子，我們是一定要進行革命戰爭到底勝利，而且這個戰爭勝利的日子，是不遠的了！！

蕭軍是完全站在超階級的人道主義觀點，來理解人民解放戰爭。

這是錯誤的。這是與敵人有利的！！

我們不是好戰的，我們是中國最革命的人道主義者，但我們不是如蕭軍似的羊的人道主義者把自己捆起來送給狼吃的人道主義者。

我們要衛護被壓迫的民族，被壓迫的階級，我們是用戰鬥自衛的人道主義者，我們不是小資產階級的溫性主義，感傷主義，更不是卑鄙的懦怯的人道主義者。

蕭軍自以爲是站在人性觀點上超階級觀點上，而不一定會落到封建官僚的古潭裏，但實際上呢？是不會自拔的，因爲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個人主義非常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在今天這樣激烈的鬥爭時代，中間的盤旋餘地是太窄小了，不向左靠，就向右靠了。右靠就是沒落，絕望。

蕭軍在人性論的思想內容中，完全不能逃出階級社會的反映，像原始人猿一樣，我們只要細細嗅一嗅蕭軍的人性論，會立刻嗅到古潭裏所裝的是封建的殞屍，例如『我的生涯』裏的蕭軍是自以爲是無拘無束的人性，在奔放，在成長……但『它是吃人血長成的狼』，是『胡子』的根性，是『王』是『霸』……在『論級』中是宣傳衣錦歸故鄉的狀況思想，求真樓吟草之三是宣傳高隱士的思想，如『子陵河下垂釣日；范蠡湖頭汗漫游』之句，其他如宣傳佛教『四大皆空』的眞言（四九期，魯迅書

簡註)……

這些就是『古潭裏的聲音』，蕭軍已向古墳叩門了！

『二十世紀的末日』，人性論是無出路的啊！！

最後，我們再來論論革命的熱情和革命的人道主義。

小資產階級的人們，是愛講溫情主義的，連臭蟲也不忍斃死的人道主義的，這是小資產階級比較普遍與比較濃厚的人性論的表現。

這種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小資產階級性格軟弱的表現，這種性格就是使小資產階級常陷於悲哀，苦悶，猶豫，……以至於不能覺悟。這種溫情主義和人道主義就是沒有明確的愛與憎的階級界限，沒有斬釘截鐵的恩德與仇恨的階級界限，它是卑怯，它是倖倖，它缺乏戰鬥和英雄氣概。

我們是主張階級鬥爭的，我們是主張為人民為階級為黨而犧牲一切的，這種熱愛階級，熱愛人民的情感是豐富的，高度的，而我們的人道主義是衛護被壓迫的階級和人民的利益的，我們是用戰鬥自衛的人道主義，不是像羊似的，把自己捆起來送給狼吃的人道主義。我們要使被壓迫的民族、階級獲得民主，自由，幸福，永遠的避免戰爭、窮困、不文化……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義。

(六) 狹隘的民族主義

狹隘的民族主義是蕭軍的基本思想之一，而且也是與他的人性論聯系着的，蕭軍對於民族問題的

看法，也是超階級的觀點的，非馬列主義原則的。

蕭軍這個觀點最明顯暴露的是在他對蘇聯問題上的看法，這也是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蕭軍的狹隘民族主義是很早就存在的，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情緒，在『八月的鄉村』裏就流露出來的，如對朝鮮民族（八月的鄉村，一〇四頁），如對俄羅斯民族（八月的鄉村，三一頁），在『八月的鄉村』中，蕭軍這樣寫道：『……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好些俄國兵全被日本兵給打败了，就因為俄國兵沒紀律，全喜歡吃酒』（同上三一頁）。蕭軍描寫這段回憶是他要說明日本兵在游擊隊面前是同俄國兵一樣的無紀律，喜歡喝酒，這裏就暴露了蕭軍的思想糊塗的所在，第一是蕭軍沒有把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和日俄戰爭的雙方都是反革命戰爭加以原則上的區別，第二，沒有把日俄戰爭真正失敗原因說出，而只是把這個失敗責任加到士兵身上，請讀者看看『旅順口』這部小說就可明白了！第三，這就是蕭軍沒有分清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以及民族的階級性，壓迫別國的民族主要的是本國的統治階級。

這些原則，在蕭軍說來是糊塗的，因為他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也是由於蕭軍把民族概念和階級概念對立的了解，他就不能把壓迫民族中的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分別出來（如像對日本帝國主義和他本國的無產階級要加以區別），他就不能理解被壓迫民族中有些階級主要的是統治階級是為壓迫他們的民族中的統治階級服務，但被壓迫民族中的被壓迫階級，則是真的受壓迫的（如朝鮮民族），他就不能理解當做解放與幫助弱小民族的蘇聯國家，他是不能成為壓迫異民族的『壓迫民族』的。這是與帝俄時代根本不同的。

蕭軍在文化報上舉出「各色帝國主義理論」，而且叫出這些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最後從中國土地上撤回他們的血爪……」（五三期）

這個在蕭軍是含混的說着，但給人們的影響則是顯然的，請問，蘇聯在中國土地上他還有什麼「血爪」呢？有的是蘇聯將日本帝國主義的血爪折斷了！這不是歷史的事實嗎？

文化報公然的發表了挑撥中蘇民族友好關係的，這就是「有名的」一篇「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文章（以前還有一篇如「蘇聯人民中的渣滓」）這篇文章是用狹隘的傳統的民族情緒來寫的，主張向蘇聯人民拋石頭報復。

這個故事是講住在哈爾濱的蘇聯僑民中的一位老太太生活得很好，在花園裏的樹蔭下……茶几上放着銀壺……茶杯裏放着白的砂糖……三個中國小孩子在柵欄外佇立……俄國小姑娘……說：『去！幹什麼！你們去』……老太太，說『滾』！……大一點的小孩子……把手中的石子……就擲了進去……（五三期）這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的「政策」的由來。

當爭論起來的時候，蕭軍：『我首先應檢討「不是」』……然後他就發起議論說「它是哈爾濱現實的一部，也還有更甚的呢」。（五六期）

「……因此不管那個外國人，他們應以平等、尊敬、對待我們……如果是蘇聯人……他們更應該……尊重我們……如果相見，我們站在國際友誼立場上，根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也應給以指出與批判，無原則的友誼是不合理的……當然指出與批判，並非是「來而不往非禮也」中那孩子拋石頭的辦法了」（同上）

經過爭論，蘇軍是覺得「來而不往非禮也」是不對的，但他却又在別一處講他的「無原則的友誼是不合理的理論」了，我們什麼時候同蘇聯捨過無原則的友誼呢？蘇聯僑民在哈爾濱是遵守我們政府法令的，而我們也是根據政府法令去處理蘇聯僑民的各項問題，這種民族關係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只有蘇聯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才能有這種民族互相尊重和平等的，請蘇軍去溫習一下中國這百年的歷史罷。

蘇軍自覺得論爭要失敗了！他又聽了花籃道：「再就是認識上，我們把月有在哈爾濱的俄國人，並不完全算是蘇聯人，一般俄國人有任何惡行，應與真正的蘇聯人民毫不相干，真正的俄國人更不能和今天蘇聯人相提並論，而蘇聯却破認爲凡是哈爾濱俄國人全是蘇聯人，如果涉及任何俄國人就是對蘇聯人的不敬，也就是反蘇，也就是挑撥中蘇關係，這也是我們的重要的分別」。五月九期

這裏，蘇軍是企圖避開問題的關鍵，想把爭論引到只是對於哈爾濱的所謂「白俄」人身上，而實質上則是更進一步的挑撥，而且這樣就更引起中國人民中傳統的狹隘民族情緒。

在哈爾濱居住的俄國人，其中是有一部份是舊俄時代居住在哈爾濱的，有些是當時反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而且還有一些沙皇貴族將軍們，也就是過去所稱爲「白俄」的，這些人們經過幾十年以後，有的已死去了，有的極少數的所謂「俄國人」，曾經給僑滿作過事的，壓迫過中國人。有的最反動的還活着；但八一五時被蘇聯逮捕了，其罪過較輕尤其改過，其餘還是大多數的有的已在改變了成份，有的已是新生出來的，有的思想已在改變了，這些人們願意回到祖國懷抱，而蘇聯也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的民族的政策，也允許他們回到祖國懷抱去，這對於蘇聯，對於中國，對於東北，對於哈爾

濱是有好處的，因此，現在哈爾濱所謂「白俄」這一概念已不存在了，而不能做爲一個「民族範疇」了，我們認爲在哈爾濱群眾中，對於這一部份「俄國人」，在歷史傳統中有過民族間的不團結現象，而在今天也還許會在某些個別問題發生分歧，但我們應該本着民族團結的精神，給以解決，如果蘇聯僑民違反民主政府的政令，我們政府是會根據法律處理，因爲民族是平等，絕不能如蕭軍似的提倡「拋石頭」，至於一個民族中個別不好份子，那末，在中國有，在蘇聯也是會有的，但我們不能以這個別別人的態度就擴充成爲整個民族的態度，蕭軍的錯誤就是在這裏，蕭軍之所以如此，是由於他的狹隘民族思想。

蕭軍把所謂「白俄」和蘇聯對立起來，把所謂「白俄」與中國人民對立起來，請問有什麼好處呢？除了引起和加深民族間的不團結外，會有什麼好處呢？

蕭軍做這種對立，是由於他的傳統的狹隘民族思想而來的。

這種思想就是沒有從階級觀點上，從一個國家的根本性質上，去分析民族，對所謂「白俄問題」也是沒有根據階級觀點與歷史條件來分析問題的。

蕭軍的確在思想上，是混淆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一般帝國主義國家的根本原則的區別，蕭軍只是從國家這個抽象概念上，也還是從他的個人意識的觀點上來認識蘇聯的，這是由於蕭軍是個人主義觀點，而不是人民，無產階級的觀點，這也就難怪蕭軍說出最愚笨的話語了。

蕭軍沒有人民的，尤其是無產階級的立場，當然，他就不能有像無產階級一樣的心情和思想去理解蘇聯，去信任蘇聯，蕭軍也有過說蘇聯好話的時候，那就是他在哈爾濱青年請他演講時，但那是

爲了他自己，也正如他同共產黨好，也並不是爲了人民而是爲了他自己是一樣的道理。

蕭軍總是心懷戒備似的（蕭軍從來就是戒備一切的，因爲有了個人主義毛病）對蘇聯講起他的『條件論』，他總覺得對蘇聯不能無條件，無條件那不危險嗎？是的，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無條件的團結一起的，因爲他們的運命是一致的，中國人民尤其是無產階級是與蘇聯運命一致的，因爲他們都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者，他們都是國際主義者。蕭軍呢？是個人主義而且是一個極端自私的，封建流氓的，原始獸性的，他的個人主義是無條件的，是誰也不能『侵犯』的，他對於他的父母祖母（我的生涯上）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他的朋友，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人民的事業是有條件的，他對於……一切都有條件的，他對自己則是無條件的，這就是全部真理。

蕭軍散佈反蘇的濫調和情緒是原則性的問題，我們應該嚴格批評他。

（七）關於文藝批評與文學問題。

最後，關於文藝批評和文學再說上幾句。

我們文藝戰線，在目前，還很缺乏戰鬥性的，政治的思想的戰鬥空氣還不很濃厚，還很不生動與活躍的，還很落後於現實的要求。有些像釘子釘在木頭裏，鏽住了。

這原因，重要的是我們文藝戰線上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

我們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使得我們作品的思想性政策性和藝術性表現得不高、不深，就容易使

得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和藝術影響鑽近來，腐蝕我們，或者把我們湮沒，比如蕭軍的作品和他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以及古潭裏發露的反動東西，我們却容忍它散佈，安然的聽他搞下去，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够在我們中間流傳，不是說明我們思想是已麻痺了嗎？不是說明它與我們可以並存嗎？這是文化戰線的軟弱無力的表現啊！我們的思想，原則，被腐蝕，難道我們還會能很好的搞起作品嗎？當然不會，當然這個教育人民的武器，會銹住不能發亮了。

許多文藝工作者同志是接觸生活了，是看得也很多了，但不敢下筆，怕犯錯誤，怕掌握不佳材料，這是什麼問題呢？又如許多同志看到了蕭軍錯誤，但說不出來，甚而有些同志就看不出來，這是什麼問題呢？

這是我們缺乏馬列主義理論的修養，缺乏毛澤東思想的修養，缺乏黨的政策原則的真的理解，我們不善於用馬列主義觀點方法去分析材料去掌握材料，看不出大海似的龐雜材料中那些是基本的，哪些是非基本的，不必要的。對非無產階級的東南嗅覺不靈。

一個作品能够保持高度馬列主義的思想性，原則性，政策性，它就會付有生命力，相反的，一個作品跑進去一些小資產階級甚而地主資產階級的思想它就會不生動和腐臭，蕭軍的作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不僅要善於生活，而還要善於思想，一個偉大的作家，就一定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也一定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家。作品不能是記錄，它要指導人們怎樣生活與戰鬥；怎樣生活與戰鬥得好，怎樣生活與戰鬥得就不好；作家要善於在生活中看出方向生活發展的偏向等等；不僅要有能力去接受現

實，還要有能力去批判現實，引導現實。

要有能力把馬列主義原則和黨的政策、文藝性的融化在作家的創作生活裏，而不是按照條文去找生活，去找材料……更不是讓黨的與非黨的作家去把政策編成作品去作教科書和工作總結，這樣，就會失敗的，枯燥的，無生氣的，所謂黨的政策和馬列主義原則是文藝思想的指導方針，而不是創作本身。

我們有些同志過去是曾經脫離工農兵的生活的，因之，就不能寫出一些爲工農兵服務的作品來，文藝座談會以後，這個風氣是深入變了，一般同志都深入到生活裏去，而且也寫出不少好的作品來，但我們之中某些同志去生活了，但却以小資產階級的觀點方法甚而是立場去處理作品，而且也以爲只要與工農兵生活一起就會寫出好作品來，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然而還不是一切的條件，我們除了生活條件而外，還應更有思想性的條件，這個似乎有些同志還不視爲重要。

我們生活，還不善於敏感人民生活中的新的因素，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語言，我們總是比較善於寫舊的，寫丑角……還比較善於暴露黑暗，不善於寫光明，許多光明東西總寫得無生氣似的，這裏，趙樹理同志就值得我們學習的了。一個作家在群眾中生活，要生活在群眾的深處，要理解群眾中的生活的規律、感情、思想，要能找出典型環境、生活條件，和它的形象、面貌、動作，刻劃得要深刻，要明確。

我們作家的政治生活，以及批評生活還不太濃厚，還沒有很好的把政治與創作，把批評與創作結合起來，我們總有些和平共居，和『文人氣味』，我們要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當作家生活不可或少的

組成部份。我們文化工作也要有定時的工作總結，分析經驗，吸取教訓，批評作品的優缺點，提高思想和藝術的水平。

我們不怕批評，要歡迎批評。

我們的文藝批評，也要有一正確的高度嚴肅性的原則精神以及與人爲善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深入理解作品和作家的實際狀況，文藝批評不能是消極的批評或打擊；而應是鼓勵、推動、說服，批評應該是從實際出發，從廣大群眾水平出發，從普及方針出發，提高也要從普及和群眾的現實水平去提高，不能從個人的愛惡和想當然的去提高，

總之，目前不是文藝批評太多，而是太少，而且是不够中肯及時，以及不够廣泛，特別是傾聽和組織群眾的批評還注意得不够。

我們要大大提倡文藝批評，首先是提倡文藝作家的互相批評，用此以結合廣大群眾性的批評，文藝批評是推動與提高文藝運動的有力武器。

在文化報上所發表的文藝作品，是最惡劣的一種，我們有權利要求把那些作品，丟到茅廁裏去，我們應該告訴作家、青年文藝家或習作文藝青年們，不要跟肅軍及其一群學，他們是猴子在跳舞「假裝文化」啊！！

我們的文學是爲工農兵和他們的幹部以及小資產階級服務的，不是爲個人，因之，文學就應該以工農兵爲主的去進行創作，而不能把文學拿來做爲宣傳個人主義爲個人去服務。肅軍的「我的生涯」就是一篇典型的個人主義文學，是一篇典型的沒落的封建思想的宣傳文學。它不是從客觀歷史的發展

去批判的反映現實，是主觀的替蕭軍塑像似的歪曲與誇大典型環境，他不是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否定他幼年的惡劣的性格，而是完全採取肯定態度故意渲染他個人英雄主義，這完全不合乎馬列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手法。這篇作品給讀者的影響，不是以他蕭軍爲戒，而是學蕭軍的落後的榜樣，這就是這篇作品的反動性。

我們的文學主要的應該是樸素的明朗的公開的歌頌光明，至於批評我們社會的階級的黨的各方面缺點、錯誤，也是要樸素的明朗的公開的，而不能是採取寓言的，晦澀的，冷嘲熱諷的。因爲我們不怕錯誤，是要發現錯誤去改正錯誤，以提高自己的；我們允許批評的，鼓勵批評的；因之，我們就不能採用這種手法，就不能像蕭軍似的，在文化報上登出一些使人看不懂的「讀報春秋」和「小故事」如「井裏的妖怪」（是諷刺我們不講真理）「松風與老虎」、「烏鴉落在豬身上」……只有不懷好意的人們才用這樣的手法來對待我們的缺點、錯誤；這種手法不是使得我們警惕，而是暗箭傷人，而是使得讀者與我們對立。

在魯迅活着的時候，統治者蔣介石不允許他批評，而魯迅要批評，因之，才有魯迅的雜文形式的出現；這是對待敵人的手法。我們是以批評與自我批評做爲文學的必不可缺少的手法之一，因之，我們的批評手法則必須是明朗的，公開的，而且要是樸素的；我們有時也用「諷刺」手法去批評陰暗的東西，但那是尖銳的深刻的，具有明朗性，但不能是寓言式的使人不懂。

文學不是理論，但文學須具有與理論同樣的說服性，具有最大的說服性也是文學的藝術性的表現，因之，文學就應該是很嚴肅的了，就不能扣字眼，胡攪蠻纏，流氓混氣的。蕭軍的文學手法，是

市儷氣很大的，他可以寫一篇不講道理的作品，他可以堆上一大堆字眼，不表現任何一點內容，這是最惡劣的一種文學，我們是不能要它的。文字必須恰當的和諧的表現內容，必須充暢的，準確的，明快的表達情感和思想。

這樣市儷式的小學很多，請讀者去看看文化報上的『古潭裏的聲音』就够了。

在『古潭裏的聲音』之一蕭軍說道：『連該報（指生活報說）社論作者他也是不相信我會把蘇聯認為「赤色帝國主義」者的，因為蘇聯和任何帝國主義絕無相通之點，因此，無論提到任何顏色的帝國主義，該與蘇聯毫不相干，不管國民黨政客們如何說法，而做爲一個革命者或共產黨員，却不能失掉信心，也把蘇聯拉到這各色裏邊，否則那就是思想糊塗，觀點有害』。（五六期）

這是毫末答覆問題，只是在字眼上轉來轉去，一會說該報社論作者也不會相信我如何如何，而又一會你們要是這樣理解便是如何如何，這是十足的市儷習氣，現在我再引一更壞的文學，會使你讀了之後，難以把它和法西斯文學分別出來，那是一篇『護病工作』，作者是蕭戈，茲引一段給讀者看看吧！

張護士長揭開病人蒙蓋的被子，糞便和腐爛了的皮肉的肉，許多褥瘡，好像火山噴射出來的漿液濺成的醜陋的岩石，潰爛的瘡口，在暗淡的燈光裏，彷彿是孕婦在臨產時被胎兒漲腫了的陰唇，腐爛的膿和血液，一陣陣從生殖器上部的瘡口湧出來……」（三四期）

這是一篇渾散士氣的作品，是一篇侮辱病院的作品，作者以刻毒的不忍卒讀的手法描寫着爲人民解放戰爭而光榮負傷的戰，他用盡一切卑俗文學的字眼，用盡一切使人嘔吐的生理上的描寫，刺激讀

者的神經何人為之戰慄、駭怕……

這樣文學作品應該把他打擊下去。

還有一篇是描寫「逃亡地主的歸去來」，這位作者所選擇的主題，就是錯誤的，作者把逃亡地主描寫成爲呼延慶（雙鞭記）似的，這位「忠臣」的後輩小子，被龐文老賊害得滿門好苦，東逃西散，使人感到逃亡地主「可憐」。……後來呼延慶就報了仇……

這是站在地主情緒上寫的作品，是一篇反動的作品。

我們選擇主題，是不能將這類沒落的地主階級採取肯定的態度加以描寫的，如果寫是要以否定這個階級的態度去寫的，這篇作品不是揭發地主階級的醜惡、罪孽……使人仇視這個階級，引起被壓迫階級的覺悟，而是相反的，以溫情，憐憫……去肯定地主階級，這是非常錯誤而有害的了。

另一篇是以哈爾濱早市爲題材的作品，也是在選擇主題上，犯了錯誤的，這樣大的解放區和人民都市的哈爾濱，什麼題材不可以寫的呢？爲什麼一定要在這樣的早市裏去找生命呢？爲什麼不到工人、工廠裏去找呢？這是由於作者的喜愛。作者是要找「黑暗」的，他認爲這才是「真實」，因爲這裏有小偷、有投機、有早市裏的「大多數流氓無產階級」、熙熙攘攘、罵聲不絕……作者想借此以洩他對解放區的仇恨、侮辱。

這就是這些卑俗角色的「不寫光明寫黑暗」的氣魄，但是解放區會不會因此變成「無聲」的呢？不會的，它會剛健的生活下去，因爲它基本的主要的是光明戰勝了黑暗！我們對自己應該是肯定的，我們應該寫光明的，我們不能像文化報上一批爬蟲專門在以「暴露爲快」，洩他們沒落階級的悲怨。

够了！不再引了！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發表的文藝作品，沒有一篇是好的，通通是要不得的。

這種文藝作品對青年是有害的，跟蕭軍學不出什麼的，他的文學形態是無生氣的，乾燥乏味的，這主要因為他反映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悲觀、厭倦、牢騷、謾罵，他對人民事業是無興趣的。

蕭軍的文學生活，不來一個澈底轉變，是無前途的，而且會窒息的，不管蕭軍如何的有了二十年的文學創造生活，也不管你如何的自己不服氣……但你一旦離開人民，離開共產黨……你將是無聲無息，你將是一文不值，何去何從，請蕭軍自擇之。

九月二十五日

